

白話文做法



上海新文化

行

# 白話文做法

## 第一 白話文的意義

白話文一個名詞，從表面上看去，有些不大妥當。爲什麼呢？既經稱他是白話，又要說他是文；究竟是白話呢？還是文？要解決這個問題，很不容易。因爲一般文人，說起一個文字，心理上總聯想到很深奧很高古的文章上面；就覺得白話文三個字，好像有不能彀聯綴的意思。但是我們的見解，不是這樣的。我們以爲「白話」是人類發表思想的一種聲音，並且含有高雅純潔的意味。白話文的「文」字，是文字的「文」，不是從前的文章。文字是記載人類語言的符號，人類的語言，隨着時代變遷，那麼記載語言的符號，也應隨着時代變遷的。

所以白話文三字，就是用當代的語言，寫做一種自然明瞭，真確的文字罷了。白話文三字的解釋，既經明白，那就要進一步研究了。因為從白話文的反面想起來，一定有非白話文；白話文和非白話文，有什麼區別？有怎樣範圍？要解決這個問題，當分做兩項說明：

一、白話文和文言文的區別。從實質方面說：文言文往往不能表出人類真正的意思；就是極意形容，總是籠統含糊，不能十分明瞭。白話文可以免去這種毛病。從形式方面說：文言文是呆板的，白話文是活潑的；文言文是矯揉造作的，白話文是出於自然的。因為這個緣故，文言文有詰屈聱牙的弊病，白話文可以說是沒有的。從名稱方面說：文言文是國文，白話文是國語。近來有人主張言文接近的方法，就是要國文和國語調和起來，做一個標

準。但是怎樣做起？這是很難的事；我們以為文法改淺，說話合理，是一定不易的道理。要實行這個辦法，就是白話文了。

一、白話文和土話的區別。現在的白話文，既經認他是國語，那麼甲省人發表的意思，乙省人一定看得懂；推之丙省人、丁省人，都能看得懂。所以白話文的功用很大，價值很貴。倘然用土話來寫做文字，就是一省中間，恐怕也難領會。譬如小兒的名稱，在江蘇的蘇州、常州、上海一帶，東西相距不過二三百里路程，已經有種種不同。上海人叫小干，蘇州人叫小干姆，無錫人叫老小，常州人叫小老。這種字面，寫在紙上，別處人怎樣懂得？如果用白話文記起來，當然用孩子或小兒了。因為孩字、兒字，和原來文字的意義符合的。純粹的土話，往往離開原有文字的意義太遠，所以弄一個不明白。照這樣

說來，白話文裏所用的字面，除了幾個語助字以外，大概和從前文章的用法一樣；不過合着語法，神氣足一些罷了。所以斷定白話文是可以通行全國的，土話是不可以通行全國的。

從以上幾層意思說來，就可以知道白話文在文學上的位置。他的自身，既然澈底明白，那就有下面三個定義：

一、白話文是合於論理組織的一種記載。論理學裏面用特別事實，推到普通原理的，叫他是歸納法。從普通原理，斷定特別事實的，叫他是演繹法。不論講究什麼事情，都不出這個範圍。他的組織，很是精細。有大前提，有小前提，有結論，有一定的條理，有一定的次序；白話文就是照這種方式，記載合理的文字。

二、白話文是可以記載哲理的一種文字。哲學是研究萬有的原理原則的學，範圍極廣，層次極複，結構極精，組織極完備，人類思想的高深，要稱他第一、白話文就是代表這種思想，使他曲曲達出；所以不論有形無形的事理，一經白話文來描寫，沒有不惟妙惟肖的。

三、白話文是具有藝術價值的文字。美術是文學，圖畫，音樂，彫刻，建築，……的總名詞；白話文就是文學中間的一種，所以能夠和圖畫，音樂，彫刻，建築，並列的。藝術就是美術品。凡是美術品，必定有創造的要素在裏面，能穀使人類見了，起一種美好的情緒作用。白話文也是這樣，是運用自己匠心做成的，不是用一種老調套成的。白話文的有價值，這一點要算最大了。

## 第二一 白話文的變遷



我們中國三代時候，大概多用白話來做文章的；現在隔離了三四千年，當時的白話，到現在都變遷了，所以當他是古文，其實當時像康衢歌啊，擊壤歌啊，以及卿雲南風明良喜起等歌，都是俗語，還有什麼夏諺商頌，也是直記出一種童謠罷了。就是詩經上所說的風，實在是記載平民的說話，所說的雅頌，實在是記出官僚的說話，因為說來口氣很順，後來人叫他詩歌。在當時的人何嘗是有心要做詩歌呢？但是從周朝以後，一般文人，往往歡喜掉弄筆墨，像屈原做了離騷二十五篇，宋玉做了九辯招魂還有什麼笛賦諷賦舞賦釣賦高唐神女大言小言，一味濫用字面，詞章家羨慕得了不得；我們主張白話文的，要算他是罪人到六朝時候，益發不可收拾，言文的相離好比有天地之隔了。所以我們要找一位做白話文的鼻祖，遠一些就是三代時候的幾部經書。

近一些就是宋朝時候程朱學派的語錄，因爲宋朝離開現在比較近一些，所以語錄上所載的文句，和現在的白話，還不相上下，這要算是說理的白話文。宋朝末年，蒙古人到中國來做皇帝，他向來只學蒙文，蒙語，沒有學過漢文，漢語所用的史官，大概是蒙古人，漢語的程度尙好，漢文的程度，眞是不知所云，所以做祕史，用兔兒虎兒紀年，這是本不願做白話文，而勉強做成的，却是要算他記敘的白話文。

此外還有許多白話文的體裁，可以舉例證明的：

### 一、白話的詩

邵堯夫擊壤集的得失吟說：『人有賢愚，事無巨細，得不艱難，

### 失必容易』

多事吟這『多事招憂，多疑招悶，多與招吝，多取招損，生日

吟說：『辛亥年，辛丑月，甲子日，甲戌辰，辰同甲，年月同辛，我於此際，生而



爲人」當斷吟說「斷以決疑疑不可緩；當斷不斷，反受其亂」傷心行說：「不知何鐵打成針，一打成針只刺心；料得人心不過寸，刺時須刺十分深。」

二、白話的詞。黃山谷歸田樂說：「對景還消受，被個人把人調戲；我也心兒有憶，我又喚我，見我喝我，天甚教怎生受？」看承幸則勾，又是尊前眉峯皺；是人驚怪，冤我忒攔就；揀了又捨了，一定是這回休了，及時相逢又依舊。」

蔣竹山沁園春說：「老子平生，辛勤幾年，始有此廬也。學那陶潛籬栽些菊，依他杜甫園種些蔬。除了雕梁，肯容紫燕，誰肯門前長者車。怪他抱一庭明月，却借伊渠。」鬢邊白髮雪紛如，又何苦招客賓歟？但夏榻宵眠，面風欹枕；冬簷晝日觀書，若有人尋，只教僮道：這屋主人今自居。休羨彼有搖金寶轡，

織翠華裾。」

石次仲惜多嬌說：「我已多情，更撞着多情的你，把一心十分向你，儘他們尖心腸偏有你，共你搬下人只爲個你。」宿世冤家，百忙裏方知你，沒前程，阿誰是你，壞却才名到如今，都因你，是你，我亦沒星兒恨你。」

### 三、白話的文告

元朝天寶宮聖旨碑文說：「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，軍官每根底，軍人每根底，城子裏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，往來的使人每根底，宣諭的聖旨，成吉思皇帝，月中台皇帝，薛禪皇帝，完者都皇帝，曲律皇帝，普顏篤皇帝，極堅皇帝，聖旨裏和尚每也里可溫每，先生每，答失蠻每，不揀甚麼差發，休着告天祝壽者道來，如今呵依着在先的聖旨體例裏，不揀甚麼差發，休着告天者，泰定三年，虎兒年，三月十五日，大都有時分寫來。」

四白話的小說。小說用白話體，要算元朝施耐菴的水滸傳，王實甫的三國演義做起始。這兩部書：一是描寫英雄本色，一是記載戰爭狀況。在我國舊小說中間，很有價值。所以現在人人喜歡看他書的內容，大概都曉得的，可以不必舉例；却是從此以後，白話小說一天多一天了。

到了今日，不論月刊、日報、教科書、教授書、往來信件、招貼、廣告；以及高深的學問書，大半是白話體。再過幾年，凡是用到文字，一定是完全白話；到那時候，可稱白話文的全盛時代了。

### 第三 白話文的條件

木匠做工，離不了規矩。這句話，從古以來，大家認他是至理名言。現在白話文，究竟有什麼標準？這是一個大問題。有的人說：『只要將平時的說話寫出

來，就算了事。」請問我們的說話，是否可以字字寫出來，麼？這是一個疑問。有的人說：『和從前的文章差不多，不過將之乎者也，換做的麼那啦，就算了事。』請問從前的文章，是否有這樣清淺合度？這又是一個疑問。現在提倡時代，這種議論，總是免不了的。但是須要有一個大體上的標準，使得做白話的人，有一個方針；不論做記敘，說明，議論的文，一定很正確，很靈活，那就好了。據我們意見，可以分做兩面說：一面是積極的；一面是消極的。

從積極方面說：

一種是要合於語法。什麼叫語法？就是言語的法則。言語本沒有一定的法則，但是他發表思想時候，許多類詞，聯綴成一語，習慣了好久，社會遂承認他，那就算是一種語法了。所以既稱他是語法，必定合於社會心理的。譬

如讀書寫字，改做書讀字寫，用在日本語法中，果然合的；用在我國，就要算他不對。譬如左傳上說：「老夫其國家不能恤。」其實是說國家不能恤。老夫現在這類語法，社會上也不認他合理，因為現在言語的習慣，往往主語在前面，客語在後面，偶然有個例外，就不能理會他了。

一種是要合於修詞法。修詞法有廣義狹義的分別：廣義是說一篇的結構，狹義是說一段或一句中間的意義。現在姑且就狹義方面說，免得複雜。修詞學最要緊的地方，一定要多變化；譬如一個演說家，登壇發表意見，倘若重見疊出，來賓就要生厭；白話也是這樣。語氣要和天氣差不多，有時春夏景象，有時秋冬景象，有時風雨交作，有時月明星稀，須要步步引人入勝，方算是上上乘。

一種是要合言語學的原理。什麼叫言語學 Philology 就是研究人類言語的本質起原發達變遷和方言構成的學。因爲人類有喜怒哀樂的情，用言語發表出來，就有種種變化。全世界的言語，就形式方面分別他，有總合的 *Synthetical* 和分析的 *Analytical* 兩種。吾國的古語，把一語表明一意，一詞表明一義，很覺明瞭；四千年來，沒有大變動，所以現在的人，尙能讀上古書籍，這是分析的好處。我們主張的白話文，認定這點做去，那就對了一種是要有文學的價值。吾國文字，起初不過一種圖畫，所以當初時候，簡直是表事物的本體，並非代表特定的聲音。六書之中，象形列在第一，就是這個道理。還有什麼會意諧聲等，都是從象形變化出來的。外國文字，但取聲音，我國文字，兼取字形。不同的地方，就在這點。所以一音不够用時，可



以用兩音三音補足他。在文字方面，仍可保存他一音之義，讀者也得到望文生義的便利。還有在文字的組織上，第一要明白通暢，使讀者引起一種快感。同時人類的學問、智識和感情、想像，也都借此保存下去，供後人的探討。如此纔有文學的價值！

從消極方面說：

一種是不多用典故。從前文人的壞脾氣，往往喜歡用典故。譬如說旅客的苦況，不肯直寫他的情景，偏做出『楊朱歧路，阮籍窮途』兩句來點綴。以為這是高雅的文章。請問楊朱阮籍，當時究竟如何情形，他也茫然。這種句子，實在是沒有道理。明明一個筆字，他偏喜用管城子三字；明明一個錢字，他偏喜用孔方兄三字。要曉得管城子三個字，本是韓愈當時弄筆墨，做

一篇毛穎傳說什麼「賜之湯沐而封之管城號曰管城子」這種滑稽處，不值一笑。類此的事，古書上面極多；後世文人認爲作文的好材料，真令我百思而不得其解。就是孔方兄三個字，照字面解釋，現在也不能適用。因爲市上通行的錢，像銀元銅元等，都沒有方孔了。

一種是不多用字面。作文多用字面，本來沒有什麼關係。可是從前華麗的文章，一味鋪排字面，要找他的骨子，簡直沒有半兩。如舊書中一部燕山外史，新書中一部玉梨魂等，把書中很短很少的事實，偏做了無病呻吟的文章。一大車。你想這類文章，在文學上有什麼價值？還有一般文人，喜歡強湊種種生癖字，以爲他人讀不出我的文章，就會得佩服的。要曉得作文是傳達人類發表的意思的，照此情形，反要弄到大家都隔膜了，真是豈有此

理。現在要做白話文的人，這種弊病，應該先行去盡。

一種是不多用套話。從前不出息的文人，還有一個大毛病，往往寫出幾句老調，就算完卷；如果問命意在那裏？毫無主張，毫無表白，請問這類文章，要他何用？最壞的，什麼冒頭啊，比喻啊，正面啊，反面啊，側面啊，求他結果，千篇一律。我們作文的目的，究竟要個個人一樣呢？還是依了各人的成見，寫出所以然的道理？那可不消說得了。雖則從前也有陳言務去的話頭，却是明知故犯，你想可恥不可恥？現在改做白話文，這種弊端，或者可以減少，但是白話有白話的套頭，也當格外戒絕。

一種是不多用駢句。唐宋以前，散文多而駢文少；唐宋以後，駢文多而散文少。清朝時代，往往在散文中間，夾雜些對偶句；這種非驢非馬的文章，真